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第一集

# 子荀本節

上冊

葉紹鈞選註

主編者  
王雲五、丁殼穀、張寄岫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第一集 第一節  
上冊  
葉紹鈞選註

主編者  
王雲五、丁嚴公、張寄岐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緒言

### 一 荀子略傳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生當公元前三三五年前後，死當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sup>①</sup>他青年時代曾游燕國。齊湣王的末年，他遊學於齊國，已是五十歲了。<sup>②</sup>齊國當威王、宣王的時候，延致天下賢士很多，到這時候死亡殆盡；所以當齊襄王時，他『最爲老師』。<sup>③</sup>後來遊秦國，見秦昭王同應侯，<sup>④</sup>沒有什麼意思。又到趙國，議兵於趙孝成王前；<sup>⑤</sup>但也不能有所施爲。末了遊楚國。那時候春申君當國，使他作蘭陵令。<sup>⑥</sup>後來春申君爲李園所殺，他就廢官。年命差不多要完了，有所施爲是無望了，遂從事著作。不久就死在蘭陵。

① 史記稱荀卿劉向校書敍錄同應劭風俗通卻稱孫卿荀子裏邊多自稱孫卿子。爲什麼一個人有

了兩個姓呢？司馬貞、顏師古等都說漢宣帝諱詢，故改荀爲孫。謝墉作荀子箋釋，於序文中駁此說道：「考……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或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此說有這樣堅強的反證，避諱說當然不能成立；而所以一姓異字的原由，也可因此恍然了。又史記單稱荀卿，沒有說明卿字是名是字。劉向校書敍錄說「孫卿，趙人，名況」，也沒有說明卿字是什麼。後人多說卿字是尊美之詞。直到江瑔讀子卮言論荀子之姓氏名字一文，始斷定卿字是荀子的字。他的證據很堅強。他說：「劉向敍曰：『蘭陵人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此爲荀子字卿之確證。劉向不言「蘭陵人喜名爲卿」，而曰「喜字爲卿」，則卿爲荀子之字可知。」○史記載荀子死於春申君死後。春申君爲李園所殺，在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當公元前二三八年。那麼荀子的死，當在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沒有什麼可疑。獨有對於他的生年，從前人有種種不同的推測，不易確定誰是誰非。但是有一條線索在這裏，依着推求，實也不見得難定。韓非子難四篇有句話道：「燕王增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

死爲僇。」韓非是荀子的弟子，述及老師的事情，決不至於差誤，可見荀子當燕王噲未死之前，會到過燕國。燕王噲死的一年是公元前三一四年，而能夠到別國去想有所發展，至少須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據此上推，故說荀子的生年在公元前三三五年左右。下推到齊襄王元年，當公元前二八年，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所以齊襄王時他最爲老師，其間時距亦很相合。只是這樣說來，他的年壽到一百歲以外，似乎有點奇特。但是古今來並不是沒有百歲以外的人，並且按照他的事蹟，須要這樣說去方通，我們只得認他是個享年極高的人了。  
③史記本傳稱『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劉向敍錄稱『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後人不察劉向的差誤，覺得荀子的年歲太長了，以爲『年五十』當是『年十五』。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辨正此說最有理。他說：『不知本文說的「年五十始來游學」，這個「始」字含有來遲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決不必用「始」字了。』  
④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敍述荀子，於『始來游學於齊』下接『驥衍之術，迂大而闊辯，夷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穀過髡。」』共四十

一字往下乃說『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胡適對於『驕衍之術』：『四十一字以爲『這一段不相干的事實，乃是上文論「齊有三驕子」一節的錯簡。』這自是極確切的；我們試把這一段補入上節，文義都合。胡適又說『齊襄王時』四字應屬上讀，因爲『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個「狀時的讀」，狀時的讀與所狀的本句決不可用「而」字隔開，隔開便不通了。』依此說，『齊襄王時』與『爲老師』並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史記一書頗有類似的不通句子，陳登元作荀子傳略（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所出國學叢刊第二卷第一期）曾舉出孔子世家中『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及『魯昭公之二十二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兩例。可見用文法來解決，未必一定可靠。又况這四字如屬上讀，勢必把荀子的生年排後，那麼又何以解於韓非的話呢？所以我們還是從舊時讀法，把這四字屬下。  
④荀子議兵篇載荀子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議兵的話。  
⑤荀子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子問答的話。  
⑥荀子篇載應侯與荀子問答的話。  
作蘭陵令在楚考烈王八年，當公元前二五五年。

## 二 荀子書

劉向校書錄說：「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九篇，定箸三十二篇。」○題名爲「新書」。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二篇，又賦家孫卿賦十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都載孫卿子十二卷，又都有荀況的別集。唐書藝文志另有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楊倞是第一個注荀子的人。他的序文說：「……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輒用申抒鄙思，數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這是荀子結集成現在的樣子的略歷。漢書藝文志所載孫卿賦十篇，當卽指三十二篇中的成相篇、賦篇而言。○因爲別立賦家，所以抽出來重複記着。隋書經籍志等既錄孫卿子，又有荀況的別集，也是同樣的辦法。直到楊注出來，給與研求的人不少的便利，於是未經楊倞編訂的十二卷本以及荀況的別集自然歸於淘汰了。

直到清朝乾、嘉年間，校勘古書的風氣大盛，所用校勘的方法都是極嚴密的，最不取孤證同武斷。這當兒，注意荀子的人自然也多起來了。於是楊倞注的荀子又經過許多學者的修訂，義理更見明白。清末，王先謙作荀子集解一書。<sup>⑤</sup> 胡適說整理國故有三途，其中之一叫做『總帳式的整理』。<sup>⑥</sup> 王先謙的工作，正是結的從前人校釋荀子的帳。他的校勘依據各種本子，『擇善而從』。采集郝懿行、王念孫、王引之、汪中、劉台拱、盧文弨、顧廣圻、陳奐等各家解釋的說數，往往加以判斷；而他自己也有所發明。又附載關於荀子一書的考證，差不多搜集得周徧了。所以我們研究荀子，以集解爲最精善最適用的本子。日本久保愛作荀子增注，<sup>⑦</sup> 用宋本元本來校勘，頗足供參證。服部宇之吉編漢文大系，第十五卷是荀子，就把集解同增注合在一起，又加入了豬飼彥博的補遺。

不論什麼古書往往是這樣子，題名是誰作的，其實未必完全出於誰手；弟子的記錄類似的言論，常與作者的原著一同被包在一個書名之下。荀子這部

書也是這樣的情形。如大略、宥坐等篇，顯然是語錄同雜記一類的東西。又這部書最初經劉向的結集，已加編排的手續，直到楊倞中間未必不再經幾回的編排。因編者識力的關係以及湊足篇數的關係，編排得不能盡愜當自是難免的事。如非相篇的後兩章與「非相」無干，天論篇的末段與天論無干，都由於這等的原因。胡適說：『大概天論、解蔽、正名、性惡四篇全是荀卿的精華所在。』<sup>(九)</sup>或者這幾篇才是荀子以著述的態度特地寫下來的吧。

○現在把篇目鈔錄在這里：『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榮辱篇第四，非相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成相篇第八，儒效篇第九，王制篇第十，富國篇第十一，王霸篇第十二，君道篇第十三，臣道篇第十四，致仕篇第十五，議兵篇第十六，強國篇第十七，天論篇第十八，正論篇第十九，樂論篇第二十，解蔽篇第二十一，正名篇第二十二，禮論篇第二十三，宥坐篇第二十四，子道篇第二十五，性惡篇第二十六，法行篇第二十七，哀公篇第二十八，大略篇第二十九，堯問篇第三十，君子篇第三十一，賦篇第三十二』。○今本漢書作三十三篇，據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當作三十二篇。

（二）唐書沒有給楊倞立傳。藝文志於他所注荀子下注『汝士子，大理評事』七個字。汪中考楊汝士三子沒有名倞的；卻從古刻叢鈔裏發見楊倞所作的墓志銘，據此考定他是唐武宗時人。（見所作荀卿子通論）但郝懿行以爲汝士三子雖然沒有一個名倞的，而楊倞或許有改名的事情。又作墓志的楊倞結銜較荀子加詳，安知不是另外一個人。（見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四庫提要也說『倞或改名。』這些話不能確定孰是孰非。但荀子注序文末有『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這一年當公元八一八年，是他成書作序的時期，卻是可以確知的。

（四）他的新目錄是『第一卷，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第二卷，不苟篇第三，榮辱篇第四；第三卷，非相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第四卷，需效篇第八，第五卷，王制篇第九；第六卷，富國篇第十；第七卷，王霸篇第十一；第八卷，君道篇第十二；第九卷，臣道篇第十三；致仕篇第十四；第十卷，議兵篇第十五；第十一卷，彊國篇第十六；天論篇第十七；第十二卷，正論篇第十八；第十三卷，禮論篇第十九；第十四卷，樂論篇第二十；第十五卷，解蔽篇第二十一；第十六卷，正名篇第二十二；第十七卷，性惡篇第二十三；君子篇第二十四；第十八卷，成相篇第二十五；賦篇第二十六；第十九卷，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宥坐篇第二十八、平道篇第二十九、法行篇第三十、哀公篇第三十一、堯問篇第三十二。』

後來都依這樣的排次。<sup>⑤</sup>賦篇中含有禮、知、雲、蠶、箴五賦是顯然的賦。其餘僥詩一篇與成相篇都是韻文，而且都是敷陳其事的，自然也可包在賦這個名詞之下。惟成相篇中究是幾篇，從前人有好幾個說數，現在也不能斷定。<sup>⑥</sup>他的序文記着光緒十七年，當公元一八九一年。<sup>⑦</sup>此說見他所作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宣言以及淮南鴻烈集解序。<sup>⑧</sup>他的序文記着文政庚辰，當公元一八二〇年。<sup>⑨</sup>見中國哲學史大綱。

### 三 學術思想概況

史記不載荀子所從受學。注中作荀卿子通論，考見荀子對於易、禮、毛詩、魯詩、韓詩、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不是有授受、解釋的明據，便是有牽聯關係的痕跡。<sup>⑩</sup>因此說：『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荀子做的學問既盡是儒家的學問，又這樣地廣博，自然自己也立腳在儒家的一面。可是，當他的時代，所謂『七十子之徒』已是過去了，儒家很有點衰敗的

樣子了。而他所謂『足以欺惑愚衆』的學說，卻沸沸揚揚到處流傳。這怎能教他不要憂心呢？於是申述他完全自得的中心思想，同時批評他家的思想，駁斥他家的思想。<sup>三</sup>希望移易當時的人心。他的弟子有李斯、韓非，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又有浮丘伯、同張蒼，一個是受詩的，一個是受左氏春秋的。更從他與諸經的關係講，簡直可說漢代的學術都原於他。總之，他是爲儒家放異彩的一位大師，是諸經傳授的一位肩荷者。

荀子的自得的中心思想，不能不推他的鍼對孟子『性善說』的『性惡論』。他的口號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sup>四</sup>他以爲人的天性有種種的情欲，若令順着情欲做去，就會做出惡事。可見人性本惡。因此，必須有種種人爲的禮義法度來節制牠、來利導牠，方才可以爲善。可見人的善行，全賴人爲。這個觀念應用到政治哲學上邊，就成『禮治主義』。他說：『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sup>五</sup>何以能『正』？何以能『治』？就因爲『師法』同

『禮義』不是順性的而是特地定出來裁制性的東西。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教育哲學上邊，就成『積善主義』。他說：『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sup>④</sup>人本來沒有善，猶如窮人一個錢也沒有。但是一個一個積起來，積之不休，到極其充足的一天，就是富翁了。積善積到這地步就是聖人。每個窮人都能成富翁，只要能積錢；每個人都能成聖人，只要能積善。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人生哲學上邊，就成『明心主義』。他說：『心者，道之主宰也。』<sup>⑤</sup>又說：『故心不可不知。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sup>⑥</sup>要能知道而以道爲可，才是清明的心。怎能使心知道呢？他有『虛一而靜』四個字，<sup>⑦</sup>就是先要做到虛心、專一、靜心三種工夫。心既清明，所可中理，就不會順着情欲做出非道的事情來了。

要禮治，要積善，要明心，純任自然是辦不到的，必須努力作爲，多一分功力。

就多一分效果。所以他極看重後來被誤解而累他受冤枉的一個『僞』字。這是荀子哲學的特色，他把老莊任天的觀念，墨家信天的觀念都闢開了，乾乾脆脆把所有的責任都擔在人的肩膀上。於是發生他的『天論』自然主張『不求知天，』但欲征服天行以爲人用了。<sup>①</sup>

荀子所說的『僞』在聖人方面是爲民衆制定禮義。他說：『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sup>②</sup>又說：『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sup>③</sup>在民衆方面，所謂『僞』便是努力學習，把禮義積聚在自己的身上。他說：『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sup>④</sup>聖人所制定的禮義差不多是民衆永久的標準，因爲聖人是通乎古今，最善推度的。他說：『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度類不悖，雖久同理。』<sup>⑤</sup>古今既是一致，似乎都不妨效法，但是他不主張『法先王』而主張『法後王』。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先王不好，也不是說先王與後王有什麼不同，只因爲後王的時代

近他的禮法制度更是明白可考。所以他說：『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這種標準聖王、古今一致的觀念，從思想方法上講，完全是演繹法。所以他說：『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爲師。』<sup>⑤</sup>只要把聖王的禮法制度作爲『隆正』，作爲大前提，爲是爲非的結論便不至於差誤。根據着這個來正名，自然主張『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sup>⑥</sup>了。

荀子因論明心而論到心理現象，<sup>⑦</sup>於是跨入了心理學的界域。又因論正名而論到『所爲有名』、『所緣以同異』以及『制名之樞要』，<sup>⑧</sup>於是跨入了認識論的界域。在儒家，他以前的儒家，從沒有探求得這樣深而描寫得這樣細的。這是可以注意的。

① 汪中《文道》：『經典敍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荀子。」』

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卽浮邱伯。）」劉向敍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敍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敍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

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

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

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

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

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非十二子篇中，除了論子

思、孟軻兩家，其外都有『足以欺惑愚衆』的案語。○天論篇、解蔽篇有批評老、莊、慎、墨、宋、惠、申諸

子的話。性惡篇是駁孟子的『性善說』的。富國篇、樂論是駁墨子的『節用』同『非樂』兩說的。

正論篇裏，則有駁宋子學說的話。○性惡篇中，這個口號凡九見。○見性惡篇。○見儒效篇。

○見正名篇。○見解蔽篇。○見解蔽篇。○征服天行以爲人用的說數是『大天而思之，孰與

物畜而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

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

失萬物之情。○見性惡篇。○見禮論篇。○見性惡篇。○見非相篇，字句依本書所定的。

④見非相篇。⑤見正論篇。

⑥見正名篇。這『作』字，王先謙引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因

釋『作者，變也』於義極合。

⑦見解蔽篇『人何以知道』一節。

⑧見正名篇。

#### 四 餘語

研究學術思想，不論是古人的或是現代的，首要在確知牠的真相；更進一步，就拿來作我自己研究學術、完成思想的參證。所以主觀的態度是不相宜的，拘泥的性習是沒好處的。譬如從前人因荀子主張性惡，就對他不滿意，以爲他無論如何，至少要比孟子低一級。這由於他們主觀得厲害，拘泥得厲害，故而想著性總該是善的才對。我們現在就不這樣，性到底是善是惡的問題且閣在一旁，卻覺得孟荀二人同樣是混用抽象名詞來說話的人。陳登元作荀子之心理學說，○羅列兩家的說數來比核，他的答案是『孟、荀二家皆主心善。荀子性惡之性，非孟子性善之性。』試讀解蔽篇論心的文字，與孟子『惄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話對照，他們兩個人確然在一條路上。荀子說性惡，每指情欲而言，

孟子說性善，卻指『我固有之』的良心，用詞不同，顯然可見。那麼，從前人揚彼抑此，不是無聊的爭辯麼？這是說客觀的態度的必要。

又如我們既知道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其實他們兩家都說的心善，這當兒最要記着『孟子說』『荀子說』這幾個字。記着這幾個字就與『我信』不同。固然，如孟、荀兩家在我國學術思想上都發生偉大的影響，或且直到無盡的將來。但『食而化之』是可以的，『酌而采之』是可以的，研究某說即『我信』某說是不可以的，因為這樣就把你的進程阻當住了。在現在的時代，要研究哲學、教育、心理等科，應當從現代的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入手；古代的呢，都只給我們作參證的材料；這才會有永永進展的希望。這是說融通的性習的必要。

編者編完了這部書，謹將所懷的一點意思寫在前面，以貢獻於讀者。

（一）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所出國學叢刊第二卷第二期。



## 例 言

一、本書所采，是關於荀子的思想學說最重要的篇章。比較不重要的，就不錄入。至於要看荀子書全部，自可去找別的本子。

二、本書正文，依據荀子集解。經各家考證，是衍文譌字，便加「」號標明；應當增字，便用小字刊載一旁以醒眉目。集解分段處，現在空一行；每段新分小節，每節另行起；也是要仍舊可見原樣的意思。

三、本書的校勘同注釋，就荀子集解及日本漢文大系所刊的增注、補遺裏邊各家的說數，擇善而從。意在使讀者展開書面，能夠順流地讀下去，而且即能了解所涵的意義。這與本書的不刊荀書全部是一貫的宗旨，都是希望讀者能適當地節省學力和時間。因為集解等原書極易找到，要參考時取攜極便，故

各家考證的途徑不復采入，單取他們的結果。所采的是那一家的，以同樣的理由也不復標明。

一、本書於音切之下附刊注音字母，以期讀音的便利。

# 目 錄

勸學	一
非相	一〇
非十二子	一一
儒效	一二
富國	一三
天論	一四
正論	一五
禮論	一六
樂論	一七

解蔽

一三六

正名

一五四

性惡

一七一

# 勸 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sup>①</sup>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sup>②</sup>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sup>④</sup>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已，止也。○輮，通『揉』，使之曲也。○槁枯也。暴，音曝（夕乂），乾而暴起也。挺直也。言雖枯乾不能復直也。  
○參同『三』。○干，越，猶言吳、越。吳，干（本作邗）先爲敵國，後干併於吳。吳一稱干，夷，東夷也。貉，莫革反（「己」），東北夷也。  
○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也。共，音恭（ㄍㄨㄥ），具也。介助也。景，大也。言能謀具其本分，好是正直之道，神而明之，聽而從之，自能獲大福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脩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

○跂音器（く），舉踵也。博見廣見也。

○利足捷足也。○能讀爲『耐』，絕直度也。

○生讀爲『性』。

○言假於學也。

○蒙鳩鶡鶡也。

○苕田聊反（云一爻），葦之秀也。○射干，一名『烏扇』，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蓋草本也。而曰『木』者，單舉之則草亦稱木也。射音夜（一辤）。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蠺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

○蘭槐香草也。

○漸子廉反(下一又)漬染也滫思酒反(ム一又)溲也臭汁也。

○象其德言德

脩而榮歸德荒而辱至也。

○若一猶言均平。

布薪均平則火就燥而盡焚之矣。

○疇同「儕」類也。

○質射侯也的正鵠也。

○所立言學也。

焉。○故不積蹠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八跪而二螯，非蛇蠭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

○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

○蹠同『跬』，音煩（ㄎㄨㄢ）。蹠步半步也。

○旦而受駕，至暮脫之，謂之一駕。十駕，十日之程也。言駑馬十日行，亦可以及千里也。

○四鍥苦結反（ㄑㄞ）。

一廿一刻也。

○五蠻同『𧈧』。

○六跪足也。

○七𧈧同『鱣』，上演反（尸ㄉ）。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惛音昏（ㄏㄨㄣ）。

○四達謂之衢；但二達亦可謂之衢。此言『衢道』意取二達，猶曰岐塗也。

○八𦵹徒登反（ㄉㄨㄥ）古傳爲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焉。

○言𦵹鼠不能如螣蛇專一，雖具五技——

能飛、能緣、能游、能穴、能走——而皆僅能之，無裨於其生，故窮也。

詩一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二』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五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六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七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八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九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十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

○詩曹風尸鳩之篇。一儀威儀也。二心如結，言用心堅固也。三瓠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通『游』流魚游魚也。四伯牙，古之善鼓琴者。六馬，古者天子路車之馬也，此處不過隨意舉之。仰秣，仰首食草，聽其聲也。五形言形於外也。六枯，枯燥也。七言爲善或不積耳，積則安有不聞於人者乎？八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曲禮之屬。九真誠也，力，力行也。言真積力久之功，始於入學，終於沒世也。

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sup>①</sup>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sup>②</sup>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sup>③</sup>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轉而動，一可以爲法則。<sup>④</sup>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犧。<sup>⑤</sup>故不問而告謂之「傲」，躁問一而告二謂之「贍」。<sup>⑥</sup>「傲」躁非也，贍非也，君子如嚮矣。<sup>⑦</sup>

○詩言樂章也。言詩所以節聲音，至乎中和而止也。<sup>⑧</sup>○類謂禮法所無，觸類引伸之條教也。<sup>⑨</sup>敬，主乎內者也。文致乎外者也。<sup>⑩</sup>○微，謂褒貶勸懲之意微而彌顯也。<sup>⑪</sup>○端，讀爲「喘」，微言也。娛人尤反<sup>（回）</sup>，<sup>（夕）</sup>，微動也。一皆也。<sup>⑫</sup>○禽犧，猶言禽獸，餽獻之物也。言小人之學，將以爲酬世之具也。<sup>⑬</sup>○贍，則旰反<sup>（卫）</sup>，語聲繁碎也。<sup>⑭</sup>○嚮，同「響」。言如響應聲也。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湆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

○言親近賢師也。

○言有大法而不詳說也。

○言但論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也。

○言隱約

而不能使人速曉其義也。

○方效也。人下之字通「而」。言效法賢師，而習君子之說，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

○經道也。

○安或作「案」。荀子用此兩字，或爲語詞，或作「則」字，此處蓋語詞也。特直

也，猶言但也。雜志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也。順順誦其文也。

○頓引也。言提挈裘領，屈五指而引之，則

全裘之毛皆順矣。

○道由也。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爲之，則不可以得之也。

○古人貯食以

壺。以錐湆壺，言以錐代箸也。湆音孫（ㄢㄨㄥ）。

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問楷○者，勿告也；告楷者，勿問也；說楷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顧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

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

○法士，好禮法之士也。○散儒，不自檢束，無禮法之儒也。

○器物濫惡者謂之楷，此處蓋言惡也。

○色從心誠服而貌自順從也。致極也。

○交讀爲『妓』，侮也。言不侮慢不怠

緩也。○言禮法所未該者，不能以其等倫比類而求其通也。

○言於仁義不能造次不離也。○

言一於道也。○言或善或否也。

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貴其明；地「見」貴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之謂善也。○誦數猶誦說也。○言自爲其人身體而力行之也。四<sup>△</sup>是字謂正道也。五<sup>△</sup>致極也。四之字並猶於字。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尙之也。○蕩動也。○應<sup>△</sup>應物也。○光讀爲廣，古通用。九<sup>△</sup>全卽上所云「全之盡之」也。

##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sup>○</sup>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sup>○</sup>今之世梁有唐舉，<sup>○</sup>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sup>四</sup>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

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sup>五</sup>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sup>○</sup>相人，擅相術之人也。下言『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人矣。而荀子以爲無有者，世俗所稱，

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爲無有耳。<sup>○</sup>姑布子卿名東周時相趙襄子者。據韓詩外傳，則其人曾相

孔子也。<sup>○</sup>戰國時相李兌、蔡澤者。<sup>四</sup>術道術也。言論心不如審其躬自踐履者也。<sup>五</sup>子弓，孔子

弟子仲弓也。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蓋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揣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

○焉，古多以爲發聲之詞。荀子或用『焉』，或用『安』，或用『案』字異語同。言如是狹長之面，鼻目耳皆具也。  
○期思楚邑。  
○突，言髮短可以首凌突人也。長左，左脚長也。軒曲轍而有藩蔽之車也。較古岳反，兩旁有可憑倚之車也。言孫叔敖貌醜，若是周旋乎軒較之間，不勞甲兵，而能以楚霸也。  
○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子，高其字也。葉音攝，戶廿。  
○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作亂事見左氏傳，哀公十六年。  
○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也。二人皆爲白公所殺。  
○事，讀爲『士』。揣度也。撰，同『絜』，約也。將，且也。志，有志於上所稱之聖賢也。言士不以相論，故不揣絜長短大小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

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蓄。○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閼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鰐。○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

○徐國名僭，稱王，古傳其有筋而無骨，故曰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可僅可之詞也。言偃王不能起觀細物，直望僅可見馬也。○俱音欺，𠙴，假面也。蒙俱戴假面也。○蓄同『櫓』，已枯而植立之木也。斷蓄，言其狀如斷折之枯榦也。○言如削皮之瓜青綠色也。○閼天文王臣也。面無見膚，言多鬢髯蔽其膚也。○鰐植立於魚背，特隆起，此以狀傳說之背僂也。○麌同『眉』。○言禹患偏枯之病，不良於行，舉步如跳也。○言湯半身不遂也。○參同『三』，牟子卽眸子也。○從者，猶言學者也。○差比也。○越，本作『𡇗』，輕也。○稽考也。言後世言惡，必稽考桀、紂以爲證也。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儕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sup>○</sup>然而仁人不能

○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疑當作『世俗之亂民』。  
○儻火玄反〔丁〕  
○輕薄巧慧也。  
○姚美好貌。冶妖嬈也。  
○士男子未娶之稱也。  
○鄉讀爲『向』。若順也。儕音倍  
〔𠂔〕背之也。謾干反〔𠂔〕欺毀也。言向既不順背又謾之也。  
○曲直猶能否也。有同『又』。言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也。

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濂濂，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猶猶形「笑」相，亦二足而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

○明尊也，古者多謂尊爲『明』。言不能推重仁人，尊崇知士也。○詩小雅角弓之篇。

○濂符矯反

（今一玄。濂，盛貌。宴然，曠然之省文。（宴、燕古通用）緩也。聿，語詞也。言雨雪至盛，經緩而消也。

○隨同「墜」。言小人莫肯降下引退，如雪之經緩而消，彼方居其位而屢以驕人也。○已，語助也。何已也，猶言何也。○裁，側吏反（刃），臠也。

不有辨。

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滅，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四〕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五〕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

〔文禮文也。族聚也。奏也。節族卽『節奏』，此指禮言之也。〕〔法卽禮；法數卽禮教也。極疲極也。〕〔言有司守禮教，疲極而廢弛也。〕〔粲然明白之貌。〕〔後王近世之王也。〕〔所貴君子，言其人所宗仰，一代興創制顯庸之人也。〕

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上乎。

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sup>四</sup>以道觀盡。<sup>五</sup>古今，一「度」也。<sup>六</sup>度類不悖，<sup>七</sup>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愈；略近，則「論」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小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也。○傳，傳聞也。○類法也。言觸類而長也。<sup>四</sup>言以言說度其功業也。<sup>五</sup>盡言理之窮極也。<sup>六</sup>言能度類必無乖悖也。<sup>七</sup>鄉讀爲「向」。<sup>八</sup>愈讀爲「愈」。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sup>○</sup>然而「不」好「言」善，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sup>○</sup>故君子之於「言」善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sup>○</sup>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sup>○</sup>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sup>○</sup>故易<sup>○</sup>曰：『括囊，無咎，無譽。』<sup>○</sup>腐儒之謂也。

○黨曉也；當時楚之方言也。言出言可以曉悟學者也。<sup>○</sup>好善不樂言，好之而不樂言其善也。誠士至誠好善之士也。<sup>○</sup>言告人以言，使聽之也。<sup>○</sup>言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也。<sup>○</sup>埤同「庳」，音婢。（𠂔一）下也。備讀爲「庸」，凡庸也。<sup>○</sup>易坤卦六四爻辭。<sup>○</sup>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緘閉如是，故無咎亦無譽也。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舉則病傭。○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舉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紺，府然若「渠」梁匱，櫟括之於己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

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柂。○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柂，故能「寬」容「因求」衆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

○說音稅（戶ㄨㄢ）。○未可直至言難違喻也。○言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言善說者當其際也。○贏讀爲「羸」，紺讀爲「屈」，贏紺猶言伸屈也。○府同「俯」。

就物之貌梁匱（匱通「偃」，偃卽「堰」字）均阻水之隄也。櫟括，正木邪曲之器也。言梁匱所以制水，櫟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言委曲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以是折傷其身也。○柂，當爲

『柂』。柂檠柂也，正弓弩之器也。言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如檠柂之正弓弩也。○罷音疲（文

二）言不賢無行者也。

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四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五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於談說，宜欣驩和調以將之也。四說讀爲『悅』。五訥同『訥』。

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諫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君子之分具矣。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sup>④</sup>居錯遷徙。<sup>⑤</sup>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sup>⑥</sup>文而致實，博而黨正。<sup>⑦</sup>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郤之屬。<sup>⑧</sup>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道同『導』正令，卽政令也。○小辯言辯說小事也。見端見端首也。○本分言本其一定之分也。<sup>⑨</sup>言成文理而不失其類也。<sup>⑩</sup>居讀爲『舉』，古通。言舉動錯置及遷徙也。<sup>⑪</sup>言斯須發言，已可聽也。<sup>⑫</sup>黨類也。言文飾而能致其實，廣博而能類乎正也。<sup>⑬</sup>之猶『則』也。嚙通『詹』，小辯也。唯，唯諾也。言口舌則調均，或辯或唯，則皆中節也。<sup>⑭</sup>奇偉誇大也。偃，假；卻，猶偃仰；卽，偃蹇也。言姦人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

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變言教而化之也。

##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澆亂天下，齋字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蹕、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

○言假如今之世也。○喬同『謗』字，讀爲『訐』，詭譎也。喬字，猶言謗讟也。嵬瑣，猶言委瑣也。嵬委聲

近，故相通借。

○言不足以合於禮文，通於治道也。

○它蹕不詳何代人。

魏牟，魏之公子，約與莊子

同時也。

○綦極也。谿，有「深」義。利，同「離」。跂，舉踵也。言極深至刻，離世獨立也。

○言苟求別異於

人以爲高行也。

○大分禮也。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鑄也。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sup>②</sup>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sup>③</sup>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爲墨翟、宋餅也。

尙法而無法，「下脩」不循而好作，<sup>④</sup>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sup>⑤</sup>終日言成文典，反紳<sup>⑥</sup>察之，則偶然<sup>⑦</sup>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sup>⑧</sup>也。

○陳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孟子嘗譏之。史鑄，衛大夫。<sup>○</sup>上同『尙』，大以此爲大也。侵同『漫』，渾之也。<sup>○</sup>容辨異言於其間有所分別也。縣君臣言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也。<sup>○</sup>墨翟，魯人，其生後於孔子五六十年。宋餅，宋人，與孟子同時。餅口莖反（方之）。

○言明言尙法而已，實無法，不循舊則而好事創作也。<sup>○</sup>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也。<sup>○</sup>紳同『循』，反紳猶反復也。<sup>○</sup>倜然疏遠貌。<sup>○</sup>慎到，趙人，時代先於申韓。本黃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田駢，齊人，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sup>○</sup>而好治怪說，玩琦<sup>○</sup>辭，甚察而不「惠」急，<sup>○</sup>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sup>○</sup>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sup>○</sup>甚僻遠而無類，<sup>○</sup>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sup>○</sup>世俗之溝「猶」督<sup>○</sup>儒，囁囁然<sup>○</sup>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sup>○</sup>爲茲厚於後世。<sup>○</sup>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言不以禮義爲是也。○琦讀爲『奇』。○言甚察而不急於用也。<sup>▲</sup>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鄧析，鄭大夫，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sup>○</sup>五行，卽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sup>○</sup>僻遠邪僻也，類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sup>○</sup>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孟軻，鄒人，字子輿。<sup>○</sup>溝督，愚闇也。<sup>○</sup>囁囁然，喧囂之貌。<sup>○</sup>厚重也。言俗儒以爲仲尼、子弓之道，因子思、孟子而見重於後世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道，教之以至順奧窓之閒，○簾席之上，〔歛〕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  
○羣會合也。○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竅』，言不出於堂室也。竅，一弔反一乞。○佛  
讀爲『勃』，佛然興起貌。○言當世不知其賢，僅使居大夫之位，則旋卽舍去，故無一君一國能畜之  
容之也。○成與『盛』通，成名卽盛名也。況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  
受其賜然也。○財成也。○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言遷其道而從化也。

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

知而險，○<sub>四</sub>賊而神，○<sub>五</sub>爲○<sub>四</sub>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急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

○流爲「沈」之惜字。沈澁，溺而不返，狀言之無法度也。○<sub>二</sub>律法也。○<sub>三</sub>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sub>四</sub>言知巧而險惡也。○<sub>五</sub>言賊害於物而機變若鬼神也。○<sub>四</sub>爲通「僞」。○<sub>七</sub>此「辯」字非辯說，蓋與智慧同義也。○<sub>八</sub>辟讀爲「僻」。○<sub>九</sub>言其文飾非禮而美好也。○<sub>十</sub>玩同「覩」。言覩姦而使有潤澤也。

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墮。是天下之所棄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sup>⑤</sup>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sup>④</sup>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詎<sup>⑥</sup>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sup>⑦</sup>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大讀爲『汰』。言淫汰而財用匱乏也。○言好姦而黨與衆多也。○利足捷足也。言捷足而迷失途愈遠也。○言沒水愈深也。○遇鄉在鄉黨之中也。○苞同『包』。○詎同『妖』。○詩大雅蕩之篇。取此以喻姦人之歸結也。○時是也。言非上帝之不是也。

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可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士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也。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定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毀訾者。

○典刑，常事故法也。○言此而曾莫能聽用也。○仕士出仕之士也。○可貴，蓋指道言樂其道也。○分施，均徧而不偏也。○言務使事有條理也。○言觸犯罪過也。○處士不仕者也。○能靜，言安時處順也。○言有定守，不流移也。○云能，云知，自言其能，自言其知也。○言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

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四云：『溫溫恭人，五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四其衣逢，七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蘊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侈然，輔然，蟠然，

○言離俗放縱以毀譽世人自高也。

○可貴謂道德也。

○可用謂才能也。

○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恭人恭敬之人也。

○進讀爲『峻』音近通用高也。

○逢大也。

○儼然矜莊之貌。

○壯然不可犯之貌祺吉祥也言安泰不憂懼之貌蘊當爲『肆』言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寬大容衆之

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坦夷之貌。

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其冠「綻」俛，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狃狃然，莫莫然，覩覩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暝暝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僕僕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謾詢；○是學者之嵬也。

○儼然，自卑謙之貌。慄，蚩倚反（彳）爲『侈』之假字；慄然，好貌。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同『孳』。訾然，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綴綴然，不乖離之貌。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言學者爲寬行之形狀也。○禁讀爲『紿』。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填填然，滿足之貌。狹，同『逖』。遠也。言疏散之貌。莫大也。言矜大之貌。覩音規（ㄍㄨㄞ）。覩覩，自得之貌。瞿瞿然，左右顧望之貌。盡盡然，極視盡物之貌。盱許于反（ㄒㄧㄤ）。盱盱然，張目直視之貌。瞑瞑然，視不審之貌。○疾疾然，憎疾之貌。訾訾然，毀訾之貌。○僕僕、離離，均謂不耐煩苦，嬾散蹠脫之貌也。○儒通『懦』。○謾胡禮切（ㄒㄧ），爲『譏』之重文。詢通『詎』。謾詢，譏辱也。

弟佗一其冠神禪二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謙然三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著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四

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五宗原六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一弟佗殆爲低俛不整之義。

二神禪當爲『沖澹』，言其言淡薄也。

三謙口有所銜也。言緘默也。

四三言『賤儒』，蓋謂若其人者，雖列子張、子夏、子游之門，而未免爲可賤也。

五言雖逸而不懈惰，雖

勞而不弛慢也。六言以本原爲宗也。

## 儒 效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sup>四</sup>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sup>五</sup>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sup>七</sup>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sup>八</sup>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sup>十</sup>不可以假攝爲也。<sup>十一</sup>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

○效功也，驗也。

○屏必郢反<sup>（勺一乙）</sup>退也。及繼也。

○屬繫也。言以維繫天下也。

○倍反也。

○籍位也。

○偃然猶安然也。

○虛讀爲『墟』。

○揜迹追步也。

○言以周之天下歸諸成王也。

○言不可以幼少之年當此位也。

○言不可出之以攝代也。

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故以枝<sup>四</sup>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sup>五</sup>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sup>六</sup>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sup>七</sup>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sup>八</sup>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sup>九</sup>然而通乎財<sup>十</sup>

○鄉讀爲『向』。

○擅同『禪』。

言周公非禪讓與成王也。

○節然猶適然也。言其權變次序，均適然

也。<sup>十一</sup>枝，枝子也。周公爲武王之弟，故曰『枝』。

○言周公殺其兄管叔也。

○厭然安然也。<sup>十二</sup>苟，

孫音近，故通用也。<sup>十三</sup>言謹乎臣子之分而尊崇其上者也。

○數位也。言位在本朝而合宜也。

○財成也。

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sup>○</sup>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sup>○</sup>人莫不貴，<sup>〔之〕</sup>貴道誠存也。<sup>○</sup>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愼瀆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sup>○</sup>「必蚤」脩正以待之也。<sup>○</sup>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sup>○</sup>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

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

<sup>○</sup>言爲人君也。

<sup>○</sup>閭巷也。漏通『陋』。

<sup>○</sup>貴道至大之道也。言大道固存乎其身也。

<sup>○</sup>豫猶誑也。

言市之鬻牛馬者不敢以誑行賈也。<sup>○</sup>言脩正其在己者以臨之，故能如此也。<sup>○</sup>因不當作『罔罟』，扶尤反〔ㄨ〕，兔罔也。言闕黨子弟從事畋獵，所獲輒相通，有父母者則取其多也。<sup>○</sup>官職務之所也。

務之所也。

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

形見也。此若猶此也，古人有是複語耳。此若義，即此義也。謳喧也。白顯也。言儒術可貴之名表顯於天下也。竭蹶，勞苦不休也。言遠者不辭勞苦趨之，如恐不及也。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仁通人，比順也，從也。言先王之道爲人所隆重，以其從中道而行也。

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以道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止矣。○相高下，視燒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擇，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

○『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以道也』二『道』字均訓行。言道者，人之所以行也。然而人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言止於禮義也。○五種黍稷豆麥麻也。序言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便備用，猶言便械用也。○卹顧也。○然不之情之『不』即『否』字。○薦藉也。擇抑也。薦擇言相陵駕也。惟慚也。○謫古通『決』。言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竄容也。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

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天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

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僥指也。<sup>四</sup>不知無舌。

○中，言禮義之中也。○充實也。施，讀爲『移』。言以實爲虛，以虛爲實也。○堅白，指公孫龍之說也。其說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言目視則見白而不知堅，謂之白石，手觸則知堅而不知白，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同異，指莊子之說也。其說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大同。物又各有種類所同，故謂小同。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總謂之物，故謂畢同。分而察之，各具特性殊狀，故謂畢異。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一說：堅白蓋公孫龍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之說；同異，則謂使異者同、同者異也。分隔，猶言剖析也。○僂，力主反（ㄌㄨㄣˇ）疾也。言聖人亦不能疾速指陳也。

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

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sup>也</sup>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辟同「譬」辟稱，言其所取譬稱引也。○言爲之至於身老子長，卽終身以之之意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蜮，古謂之短狐，相傳能含沙射人爲災。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得而見矣。汝乃人也，覲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言彼爲儒學而能行之者，則是士也。○敦慕，皆勉也。言行而加勉也。○言通於學也。○鄉讀爲

『向。』

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圓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也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貳○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杼杼也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

○效考也。○圓似沿反（厃口弓），圓也。圓回猶圓轉也。○而通『如』。○胥疏也。靡無也。言空無所有之人也。○舉皆也。○屑今作『屑』。屑然瑣細之貌。溢即『鎰』。○資土得反（去工）乞也。○僂疾也。○杼杼即『于于』。廣足之貌。狀學之富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也。

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遁則積，<sup>○</sup>夸誕則虛。<sup>○</sup>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遁。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sup>○</sup>詩曰：『鶴鳴于九皋，<sup>四</sup>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愈少，<sup>也</sup>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sup>○</sup>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sup>也</sup>受罰不讓，至于已斯亡。<sup>○</sup>』此之謂也。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sup>九</sup>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僂「伸」僂而好升高也。指其項<sup>也</sup>者愈衆。故明主謫<sup>⑤</sup>德而序位，所以爲

○遵遁，卽『逡巡』，卻退也。言卻退則自委積，承上『讓之則至』而言也。○此承上『爭之則失』而言也。

○詩小雅鶴鳴之篇。取以喻身隱而名著也。○舉澤也。九爲數之極，借以言極遠也。○譽通

『與』，黨與也。俞讀爲『愈』。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取以喻不責己而怨人也。

○方言各據一面也。○言終於亡而已矣。○粹爲『碎』之借字。○言指其頂而笑之也。

○謫古通『決』。

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四爲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五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六其言多當矣，而未「諭」論二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九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運四枝，十要時之法，亦治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平平治辯之貌，左右國之臣也。言左右均能循從也。四養生，厚奉其生也。五言此乃常人之品習也。六法正也，至爲『志』之借字。七橋，讀爲『矯』。言好脩正其所聞，以矯正、潤飾其情性也。八論，決也。九所隆，所尊奉者也。言能推崇其人之道而大之也。十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運四肢，至自然也。

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搏○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井井兮，其有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介介兮，其有終始也；  
獸獸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  
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  
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  
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曷謂固？曰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

○言邀時立功之巧，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搏凝聚也。○井良易之貌。理條理也。  
嚴，有威重之貌。○介介堅固之貌。○獸獸猶安安也。獸於鹽反（一弓）。○樂樂猶落落石貌。殆  
通『怠』。以其執道不怠，故以石狀之。○炤同『照』。炤炤明見之貌。○脩脩爲『條條』之假借。古相  
通行貌。統類綱紀也。○綏綏安泰之貌。○熙熙和樂之貌。臧善也。○隱隱憂戚之貌。○挾讀

爲『夾』周洽也。

謂聖人。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sup>○</sup>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sup>一</sup>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sup>○</sup>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sup>○</sup>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sup>○</sup>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sup>○</sup>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管樞要也。○微隱微之旨也。○逐流蕩也。○光猶廣也，古通用。○鄉讀爲「向」。臧善也。祥也。倍反也。

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sup>○</sup>而「坐」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sup>○</sup>東面而迎太歲，<sup>○</sup>至汜而汎，至懷而壞，<sup>○</sup>至共頭而山隧。<sup>○</sup>霍叔<sup>○</sup>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sup>○</sup>飛廉惡來<sup>○</sup>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sup>○</sup>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sup>○</sup>「厭」日，厭於牧之野。<sup>○</sup>鼓之而紂卒易鄉。<sup>○</sup>遂乘<sup>○</sup>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sup>○</sup>無蹈<sup>○</sup>辰戶牖之間也。<sup>○</sup>兵忌言兵家所忌之日也。<sup>○</sup>太歲星名，約十二歲而一周天。古術數家以太歲所在爲凶方也。<sup>○</sup>汜音凡，<sup>○</sup>「云」水名，懷地名。汎，水汎濫也；壞，亦河漲也。言汜與汎、懷與壞音皆相近，均觸忌諱，故致此也。<sup>○</sup>共頭山名，隧讀爲「墜」。共音恭，<sup>○</sup>「乂」之<sup>○</sup>霍叔，武王弟也。<sup>○</sup>比干，紂賢臣也。箕子，紂諸父也。<sup>○</sup>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也。<sup>○</sup>選齊也，猶言並驅而進也。<sup>○</sup>戚衛邑，百泉，蓋近朝歌地名。<sup>○</sup>厭，讀爲「壓」。牧，紂都之南郊也。言昧旦兵臨牧野也。<sup>○</sup>易鄉，言反身而奔逃也。<sup>○</sup>乘，乘其奔逃之勢也。<sup>○</sup>西言無所擒殺也。

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謳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閩不閉，跨天下而無輶。○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及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

○言周人無立功受賞者也。○定息也。三革，犀、兕、牛也，皆所以爲甲也。偃仆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也。○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韶謳，殷樂名。○閩，門扉也。○跨越也，斬同『圻』疆界也。言跨越天下，無復疆域之限也。○造父，周穆王之御者也。○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奪其位者也。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蓬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

平正也。  
①傾危也。②徵驗也。③類統類也。④曲當曲得其宜也。⑤稽考也，言可稽考者也。⑥言名不朽也。⑦逢大也，淺帶薄帶也。⑧解果讀爲『蟹螺』古語也。亦作『累解』，語有倒順也。其義猶言平正也。

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敦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sup>④</sup>其上客僕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敦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sup>④</sup>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sup>○</sup>僞今爲字<sup>○</sup>委積言儲蓄也積子賜反「下」揚揚得意之貌<sup>○</sup>長子猶鉅子也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辟讀爲「嬖」便辟無行而得勢之人也<sup>○</sup>舉讀爲相與之「與」古通<sup>○</sup>德字書所無蓋億字之誤億安也言安然也<sup>○</sup>齊讀爲「濟」言明不足以濟法教不及聞見未至之所以然者則以其知不能比類而通之也<sup>○</sup>自用也言內不用以誣己外不用以欺人也<sup>○</sup>仁義之類言善類也善類在鳥獸之中猶能識別在人不待言矣<sup>○</sup>倚奇也

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儻〔愆〕懲。<sup>○</sup>張法而度之，則曠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sup>○</sup>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sup>○</sup>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sup>○</sup>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

<sup>○</sup>儻讀爲『疑』，懲同『滯』。言奇物怪變卒然而起，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也。<sup>○</sup>曠然同貌。<sup>○</sup>存僅存也。<sup>○</sup>久而後三年，猶言至久期以三年也。<sup>○</sup>錯讀爲『措』，伯讀爲『白』。言名顯於天下也。

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而師法者，所得乎「情」積，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旦暮積謂之歲。至本質也。

○言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蹠也。○當，言偶有所當也。○察，聰察之性也。盡物之理也。論，決也。○積，習也。○言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也。○此言所以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注錯，猶措置也。○并，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也。○言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其本質也。

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

○六指上下四方也。○人百姓猶言衆百姓也。○反讀爲『販』。○繼事承其世業也。○言安習其土風之衣服也。○夏中夏也。○靡順也。言順其積習以致此也。○徼同『邀』招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舊說爲刺周厲王之詩，此處取喻不知爲學隆積之小人也。○迪進也。顧顧念也。復重復也。言於善人不求而進之，於忍心不仁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此天下之民所以肆行貪亂，安心爲荼毒也。

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其」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sup>四</sup>也。志忍<sup>五</sup>私，然後能公；行忍<sup>六</sup>「情」性，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sup>七</sup>人倫盡矣。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sup>八</sup>言「道德」政治之求，不下於安存；<sup>九</sup>

○論讀爲「倫」類也。言人之等類也。<sup>一〇</sup>汙漫汙也。<sup>一一</sup>溝瞀愚闇也。<sup>一二</sup>衆人常人也。<sup>一三</sup>忍矯其性也。<sup>一四</sup>言知而不自以爲知，猶好問也。<sup>一五</sup>檢式法也。言人主以禮爲測人短長之法式也。<sup>一六</sup>壇堂基也。字屋邊也。<sup>一七</sup>壇宇猶界域也。防表標準也。<sup>一八</sup>一隆專重也。<sup>一九</sup>求人以是來求也。不下猶言不出也。<sup>二〇</sup>安存百姓之安存也。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sup>(四)</sup>高之下之，小之「臣」，巨之，不外是矣。<sup>(五)</sup>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sup>(六)</sup>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sup>(七)</sup>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言以脩其意志來求者，則語之不出於爲士也。<sup>(八)</sup>○不二，猶言不離也。<sup>(九)</sup>○蕩浩蕩難信也。<sup>(十)</sup>○不雅，不正也。<sup>(十一)</sup>○言雖高下大小，而壇宇、防表不出此矣。<sup>(十二)</sup>○壇宇、宮庭，猶言範圍之內也。言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範圍之內也。

# 富國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執同<sup>四</sup>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sup>七</sup>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

○爲讀爲『于』二字古同聲，故通用。數道之自然也。言萬物同生宇內，形體互異，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道，固然也。○倫類也。生，讀爲『性』。言人類羣居，同有所求，同有所欲，唯其道，其知異耳。此人之性也。○可心以爲可也。言人各有所可知，愚所同也。○言所可不同，知愚於是判矣。○勢<sup>五</sup>同言無尊卑之等也。○奮起而爭競也。說，讀爲『悅』。言民心奮起爭競，不可悅服也。<sup>七</sup>縣，縣隔也。言無有有功名、無功名之判別，上下不分，是羣衆等齊，不相縣隔也。

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sup>四</sup>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sup>五</sup>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

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sup>六</sup>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sup>七</sup>如是，則人有失合<sup>八</sup>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

○言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同物<sup>△</sup>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sup>△</sup>言一人之養，必取給於百技所成也。<sup>△</sup>能<sup>△</sup>能者也。<sup>△</sup>離居<sup>△</sup>不相待<sup>△</sup>言分處而不通功易事也。<sup>△</sup>窮羣<sup>△</sup>言羣道窮也。<sup>△</sup>言惡爲事業，務貪功利，職業無分之徵也。<sup>△</sup>樹立<sup>△</sup>也。言人皆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sup>△</sup>娉<sup>△</sup>即今『聘』字，問名也。<sup>△</sup>讀爲『納』，納幣也。送致女也。<sup>△</sup>親迎也。<sup>△</sup>皆婚儀也。<sup>△</sup>失合<sup>△</sup>喪其配偶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譖。○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臧古『藏』字。○彼通『夫』。○肥以易言肥而易於耕墾也。○此甚言其多也。○瘠以穢言瘠而荒穢難治也。○不半不得充量之半也。○糾收也。譖讀爲『矯』音矯（刂一乚）取也。○若順也。乃汝也。言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所以寬裕汝身也。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襍卷衣，<sup>①</sup>冕；諸侯玄卷衣，冕；大夫裨，<sup>②</sup>冕；士皮弁服。<sup>③</sup>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sup>④</sup>必時減餘，謂之稱數。<sup>⑤</sup>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sup>⑥</sup>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sup>⑦</sup>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

○株古<sup>△</sup>朱<sup>△</sup>字，卷同<sup>△</sup>袞，畫龍之衣也。<sup>○</sup>裨，裨衣也。裨之言卑也，卑者衣之以事尊。<sup>○</sup>皮弁，以白

鹿皮爲冠也。

○揜同也。弇、掩、奄均訓同，而揜並與之通。

○言以時藏其餘，此之謂有稱之柄數也。

○平均之也。

○省減也。言使農夫衆也。

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

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

○此「之」字及下「安之」「貴之」兩「之」字皆指人君美之言，美人君之宮室、衣服、飲食也。○言分別貴賤而等差之也。○玉謂之雕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言非以此爲觀美也。○餘言過度也。○言外乎此之雕飾，非所求也。  
○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勉勵之貌，無匪反（万）。言文既雕琢，質又美如金玉，以此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

此之謂也。若夫重<sup>○</sup>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一天下治萬變，「材」財萬物，養萬民，兼「制」利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sup>○</sup>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sup>○</sup>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渝<sup>⑤</sup>者，無它故焉，其所是<sup>○</sup>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sup>⑥</sup>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sup>⑦</sup>此之

○重，直用反，山ㄨㄥ，多也。

○德音，有令聞之謂也。

○出死，言出身致死也。斷亡，猶言決死也。覆，

蔽護也。

○帝天帝也。

○偷古「偷」字，偷薄懈怠也。

○是言可其意也。

○詩小雅黍苗之篇，取

以喻民衆之向往也。

○集，猶成也。蓋云皆語詞，言轉餚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輶者，有將車者，有牽牛

者，事既告成，則皆曰可以歸矣。

謂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sup>①</sup>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今之世而<sup>②</sup>不然。厚刀布<sup>③</sup>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sup>④</sup>不然而已矣。<sup>⑤</sup>有掎撃伺詐，<sup>⑥</sup>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sup>⑦</sup>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sup>⑧</sup>其城，倍其節，<sup>⑨</sup>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sup>⑩</sup>曰：『無言不

<sup>①</sup>言待君之德化而後有功也。<sup>②</sup>而猶『則』也。<sup>③</sup>刀布錢也。<sup>④</sup>難其事，言使貨不得通流也。<sup>⑤</sup>言不唯如是而已。<sup>⑥</sup>因有同『又』，掎自後引之也。挈在前提之也。掎撃猶言牽制也。<sup>⑦</sup>伺候其罪也。詐僞其辭也。言過入人罪也。<sup>⑧</sup>靡損也。敝敗也。<sup>⑨</sup>粥同『鬻』。<sup>⑩</sup>言違其忠節也。<sup>⑪</sup>詩大雅抑之篇。

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撩地表畝，○刺巾○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

○讎答也。○掠理也，表言表其經界也。○刺絕也，古「草」字。○猶言以時使民也。

○言進

其事業，長其功利也。○率同『帥』，將率，卽州長黨正之屬也。古之爲將率者，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

此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也。○孰，今『熟』字。○昭昭，讀爲『招招』，尺招反（彳𠂔）憂貌。○蓋當

時以盈爲量也。○獲，讀爲『獲』。

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刺車；  
鼈、鼉、魚、鼈、鱠、鱠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鳴、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  
閒；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  
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  
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

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  
說不免焉。<sup>㊂</sup>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盛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  
瘠，<sup>㊃</sup>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  
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

⊖一本一株也。鼓量也。

⊖葷菜、蔥、薑之屬也。以澤量言滿澤也。

⊖剝同『專』。言一獸滿一車也。

㊁別生育時與母分別也。言諸物以時產生，一母所產皆成羣也。

㊂言墨子之意，非欲隳壞天下，而

其說流失，未能免此也。

㊃瘠奉養薄也。

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sup>○</sup>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sup>○</sup>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啜<sup>○</sup>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sup>○</sup>

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鑄、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sup>○</sup>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sup>○</sup>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

<sup>○</sup>能不能就一人之短長言之也。官各當其任，無差錯也。<sup>○</sup>敖，讀爲『熬』。言天下如被炙灼也。<sup>○</sup>啜同『啜』。<sup>○</sup>此爲倒裝句；若使順列，當在『若燒若焦』之下也。<sup>○</sup>鑄同『彫』。<sup>○</sup>漸進也。<sup>○</sup>是于猶言於是也。

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sup>○</sup>如泉源，汙汙<sup>○</sup>如河海，衆衆<sup>○</sup>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sup>○</sup>撞鐘、擊鼓而和。<sup>○</sup>鐘、鼓喤喤，管磬瑩瑩。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sup>○</sup>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sup>○</sup>而日爭，勞苦頓萃<sup>○</sup>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sup>○</sup>詩<sup>○</sup>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懨莫徵嗟。』<sup>○</sup>此之謂非樂而日不和。

○渢渢水流貌。

○汙讀爲『滂』。汙汙水多貌。

○衆衆卒起之貌。

○言易使而有功也。

○詩周

頌執競之篇。

○喤喤瑩瑩皆狀聲相和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

○非鬪卽

指墨子所主張之『非攻』也。

○頓困頓也。萃同『賴』。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薦重也。瘥病也。

○憎曾也。懲止也。

也。

垂事<sup>①</sup>養民，拊循之，喴嘔之<sup>②</sup>。冬日則爲之餧粥，夏日則與之瓜瓠，<sup>③</sup>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sup>④</sup>者也。儻然要時務民，<sup>⑤</sup>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sup>⑥</sup>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sup>⑦</sup>徒壞<sup>⑧</sup>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sup>⑨</sup>皆姦道也。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sup>⑩</sup>奧，<sup>⑪</sup>渴<sup>⑫</sup>也。

○垂事，猶言施事業也。○拊同『撫』。循同『据』。樹韻反。戶<sup>戸</sup>言撫摩矜憐之也。咱於佳切。方。嘔鳥侯切。又二字本小兒語聲，言慈愛之也。○餧粥，以米和羹也。麁丘舉反。下麥粥也。姦治不正之治也。○僧古通『嘈』。言嘈然趨時役民也。○非誹也。非譽猶毀譽也。恬安也。言安然於失民心也。○言此又苟且不當之事也。○言旋卽失敗也。○垂事養譽，言『垂事養民』以要譽也。遂功而忘民，卽上所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奧於六反。口熱也。渴於缺反。

庚傷暑也。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渝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矣；○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矣；○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

○富通「福」言上下俱受其福也。

○辨讀爲「平」二字古通。

○累解卽爲儒效篇之「解果」亦卽

「蟹螺」爲高平之地；此處殆言平正也。速乎急疾，言人民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說讀爲「悅」言若能忠信均平，則人民悅乎慶賞矣。

○威乎刑罰，言人民感刑罰之威嚴也。

○景讀爲「影」嚮讀爲

「響」。

○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以效上之急，和調而疾速也。

○邪不勝，猶言不勝邪也。

「屬」厲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sup>①</sup>則下疑俗「儉」險<sup>②</sup>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sup>③</sup>爵服慶賞以申<sup>④</sup>重之，時其事，<sup>⑤</sup>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sup>⑥</sup>，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sup>⑦</sup>其政令一，其防表明。<sup>⑧</sup>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弔木枝葉必類本。<sup>⑨</sup>」此之謂也。

不利而利之，<sup>⑩</sup>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sup>⑪</sup>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

○類法也。言誅賞而不當於法也。

○俗險言欲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

○次之言使之就位列也。

○申亦重也；再令曰申。

○言使得以時治事也。

○潢爲『汎』之借字。汎，水涌光也。此以狀德澤之

盛也。

○道讀爲『導』。言導民之善者，易塞民之邪者，固也。

○言其隄防標表明白易識也。

○辟

讀爲『譬』。弔古『草』字。

○言不利民而取民之利也。

○利而不利言利之而不自以爲利也。

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sup>○</sup>而端已見矣。其候徼支繚，其竟關之政盡察；<sup>○</sup>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sup>○</sup>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閭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順孰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輶慢楨；<sup>○</sup>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

○易同『場』。

○候，斥候也。徼，巡邏也。支，繚言。支分繚繞，極繁密也。竟同『境』。

盡察，言極其苛細也。

○露敗也。言都邑敗壞也。

○芒昧也。或讀爲『荒』，言不習熟也。輶，讀爲『勑』，柔也；此處蓋怠惰之義。

慢同『慢』，楷不堅固也。於貨財取與計數則如彼，於禮義節奏則如此，言好利而輕禮也。

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sup>一</sup>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sup>二</sup>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sup>三</sup>則兵弱。將率<sup>四</sup>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sup>五</sup>無制數度量則國貧。<sup>六</sup>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竈倉廩<sup>七</sup>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敍者，貨之源也。<sup>八</sup>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sup>九</sup>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

○陵，嚴密也。<sup>一</sup>躁，讀爲『剝』，古通，狡猾也。<sup>二</sup>漸進也。<sup>三</sup>率同『帥』。<sup>四</sup>士大夫衆，工商衆，則生產者寡，故貧也。<sup>五</sup>言不爲限量，物多耗費，故貧也。<sup>六</sup>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竈，匹數反，<sup>七</sup>一名窖也，掘地以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sup>八</sup>時和，言得天時之和，年歲豐也。得叙，耕稼得其次序也。<sup>九</sup>等賦，以差等制賦也。

焉潢然使「天」夫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sup>①</sup>是知國計之極也。<sup>②</sup>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sup>③</sup>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貧，是愚主之極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sup>④</sup>

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不然，則忿之也。<sup>⑤</sup>

①交無所藏之，謂上下俱無所藏其餘，亦以言多之極也。<sup>②</sup>言此乃治理民生之極軌也。<sup>③</sup>持載也。<sup>④</sup>此言有道則國雖小亦足以獨立也。<sup>⑤</sup>案語詞也。言攻伐之因不出名、利、忿怒三端也。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蠻。○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

○用爲也。

○仇極也。

言極隆崇高大之事也。

○期讀爲『基』，極也。

文理，言條貫也。

○紃詳遵反

○口，條也。

紃屨編麻爲之，麤繩之屨也。

誠是誠行此數者也。

○備用猶械用也。

○遠舉縣軍

於遠也。

極戰苦戰也。

言守備之嚴，軍力之厚如是，人欲遠來苦攻，則不能取勝也。

○聚屯聚也。

保固

保其險固也。

視可見可而進，觀釁而動也。

午，讀爲『迕』，逆也。

麤熬麥也。

此處非用本義，殆『豐』之假借字。

豐蒲也。

蒲之爲物至脆，故以手撥之至易也。

○言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補救其所傷敗也。

○慎謹也。

持慎之言謹持此義也。

○珪璧所用以聘好也。

○說音稅，戶<sub>又</sub>，言所使行人也。

○慎謹也。

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爲忿「之」者不攻也。  
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sup>○</sup>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sup>四</sup>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sup>⑤</sup>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sup>⑥</sup>割國之鐸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sup>⑦</sup>事之彌「煩」順，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sup>八</sup>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sup>九</sup>珮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

○三「否」字俱言不攻也。

○旗翼<sup>△</sup>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

○按語詞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

○單通「殫」盡也。言貨盡則交解也。

○言約定而不日卽畔之也。

○此言零星割地以行路，但既得思再貪欲無厭也。

○國舉言盡舉其國以與人也。

○辟讀爲「譬」。要同「縷」繫於頸也。

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臚，「君」若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sup>○</sup>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sup>○</sup>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sup>○</sup>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sup>○</sup>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sup>○</sup>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逢蒙或作『籠蒙』，或作『風虹』，皆所以狀微視之副詞也。詘同『屈』，要卽『腰』，橈曲也。臚，膝後曲節處也。詘要橈臚，狀俯伏畏懼之甚也。由同『猶』。<sup>○</sup>人大國之人也。繁，讀爲『敏』，巧繁便佞也。言不能有兼人之道，但務便佞拜請而畏事之也。<sup>○</sup>道由也。<sup>○</sup>言名聲煊赫震人也。<sup>○</sup>烏獲，秦之勇士也。焦僥，短小之人也。

